



AUDEMARS PIGUET

Le Brassus

SEEK BEYOND

意无尽，至无界

爱彼CODE 11.59系列
星轮腕表

Tatler

CHINA / JULY 2023

A TATLER ASIA PUBLICATION

尚流Tatler



梅婷
自惟至熟

July 2023 人民币80元

ISSN 1673-8373



9 771673 837231 07>

“我们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中国，了解我们文化所做的这一切，以此为目标”

第一次听说大英博物馆将在5月中旬会带来一个重磅展览《晚清百态》，我就产生了专题报道的念头。这个念头的产生其实跟这个展览的英文名字和主题有直接的关联。英文名字叫做China's Hidden Century, 英文主题叫做The Creativ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19th Century。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中国隐藏起来的世纪”和“19世纪的创造力和韧劲”。发掘苦难和屈辱年代中的美好，这是一个让我有点五味杂陈，但兴趣昂然的视角。巨大的动荡和逆境之中仍然可以创造美好，这是一种让人佩服和渴望的能力。

编辑、采访、撰文：范力
人物摄影：Oscar May | 展览摄影：徐易欣 | 布展图片：来自大英博物馆
特别感谢：肖朗（艺触咨询ARTouch Consulting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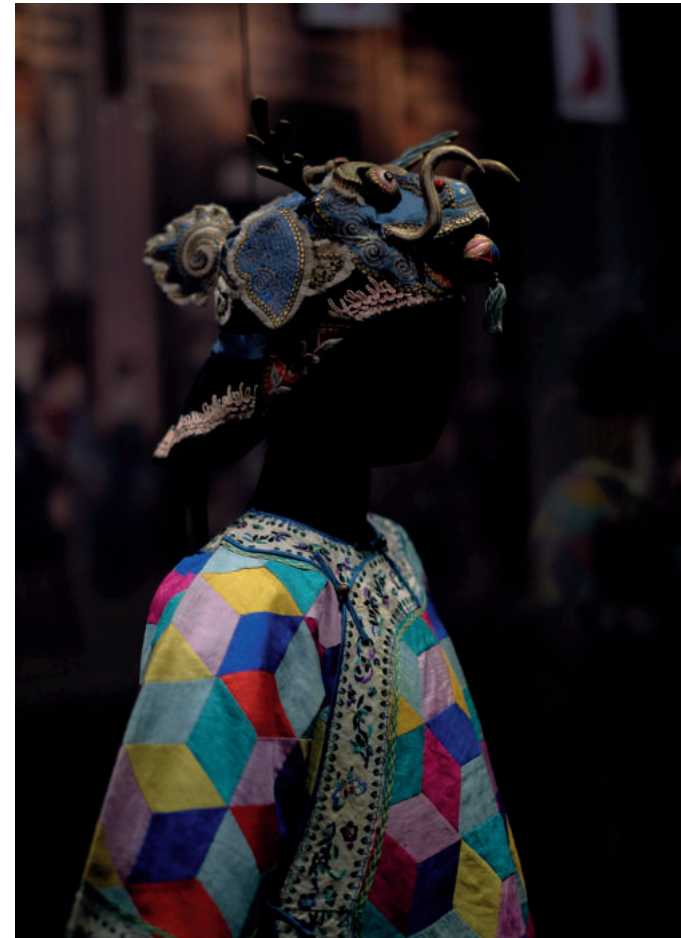


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晚清百态》策展人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以及《晚清百态》项目策展人辛文元，在大英博物馆大厅



随着对这个展览的了解增多, 报道的兴趣愈加浓厚, 这个展览是基于一个历时 4 年, 100 位多国学者参与的研究项目, 这其中肯定有许多好故事, 想来就觉得兴奋。通过 Tatler 在伦敦的好朋友肖朗的不懈努力, 我终于在 5 月 10 日, 距离展览开幕还有 8 天的时候, 和策展人、大英博物馆中国部的负责人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 以及项目策展人辛文元一起, 隔着屏幕好好聊了聊。

在这篇报道完成编写的时候, 这个展览已经一票难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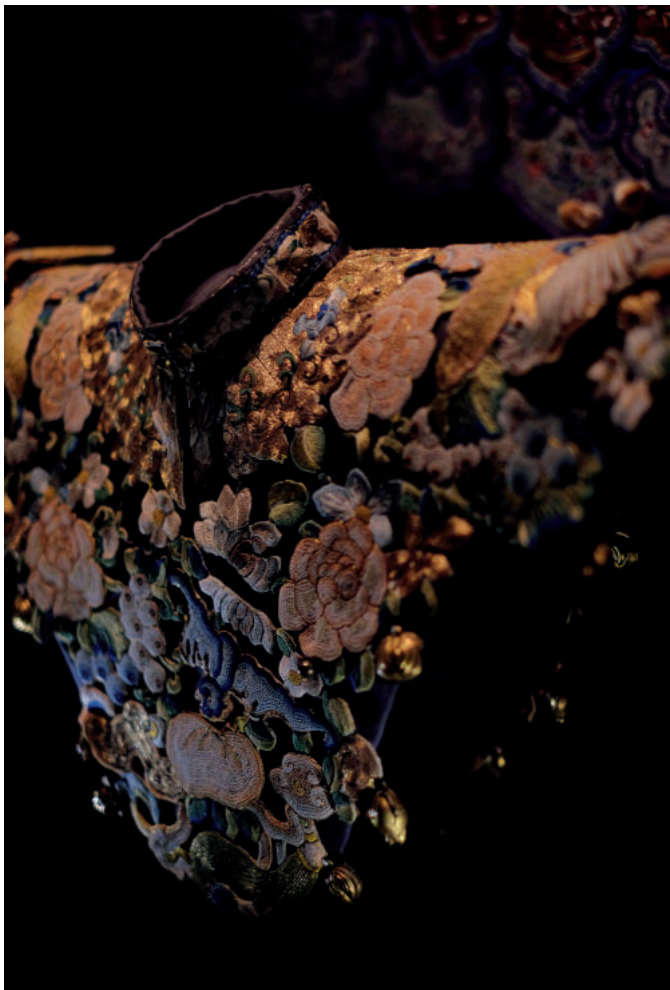


对页：
清嘉庆十二章纹龙纹吉服袍。十二章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图案，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来自 The Teresa Coleman Collection

本页：
龙头童帽和百家衣，表达了长辈对子女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龙头帽来自 The Teresa Coleman Collection；百家衣来自大英博物馆，Brooke Sewell 永久基金购藏

慈禧凤穿牡丹纹衬衣，融合了汉族女装的宽袖，明治时期的和服纹饰以及由欧洲引入的最新的苯胺染料，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William H. Bliss 夫人捐赠

《陆禧甫夫人像》，这幅肖像画由于受到当时新引入的摄影技术的影响，风格变得更加的写实，来自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对页：
白缎底人物纹阳伞。这把阳伞是广州外销奢侈品的典型代表。五色网格流苏、象牙满雕手柄以及描绘田园生活的人物场景在海外十分受欢迎，来自 The Teresa Coleman Collection

绘虎纹儿童马甲。“虎”是儿童服饰上常见的装饰主题，音同“护”，取“护佑”之意。这件马甲的特别之处在于老虎是绘制而非刺绣而成，来自 The Teresa Coleman Collection

云肩。云肩原为防止头油污染衣服，后来变成了服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件工艺精美的云肩还点缀了小巧的铃铛，行动起来声音清脆悦耳，来自 The Teresa Coleman Collection

本页：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局部

清人画《后妃像》。这位画面中的女性端庄优雅，但我们对她却一无所知。女性在历史中通常是沉默的，这次展览通过丰富的藏品展现了晚清女性的风采，来自大英博物馆

麻将。很多 19 世纪的日常用品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来自大英博物馆

Tatler: *Jessica*, 这个展览的主题很特别, 它聚焦于 19 世纪的中国, 那是个充斥着战争和苦难的世纪, 而你们展示的又有很多来自这个苦难年代的精美艺术品,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霍吉淑: 事实上, 这个展览是来自一个同样主题的研究项目, 是这个耗时 4 年的研究项目的最终结果。对我自己来说, 19 世纪的中国, 这个主题的确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比较宏观, 我好几年以前就意识到, 有关中国 19 世纪艺术的文献、展览和研究存在很大一片空白。研究 19 世纪摄影和绘画的人很多, 但没有人举办过关于 19 世纪中国的大型艺术展览。大多数艺术书籍都只讲到 18 世纪清朝乾隆时期就结束了, 而接下去的艺术书籍会从 20 世纪开始写。我发现, 当中的 19 世纪被跳过了。这当然是因为人们谈到中国的 19 世纪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到战争和暴力上, 而不是艺术和日常生活。

第二个原因特别具体, 跟一幅画对我的影响有关, 那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任熊自画像。那是一幅非常著名的自画像, 画家任熊双脚微微分开站立, 面朝观众, 衣服堆叠在手臂上露出一侧肩膀。那是一幅出色的自画像, 我在 2017 年的时候有一次去故宫, 曾对着那幅画久久凝望。任熊还在边上题了一段自我拷问的文字, 思考他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 以及这个世界能带来什么意义。任熊正好就是 19 世纪的人, 他三十多岁死于结核病。就是在看着那幅画的时候, 我想到这可能会打开一扇大门, 带来一段有趣的故事, 也可以正式展开艺术史上缺失的关于 19 世纪中国的研究了。

我找到了朱丽亚·拉佛尔(*Julia Lovell*) 合作。她是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

教授, 写过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 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史的专家。随后我们又找来了一群人, 包括这次展览的项目策展人辛文元,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起编写了《中国的隐藏世纪》(*China's Hidden Century*) 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也成为了本次展览的主题。

Tatler: 你研究中国艺术和历史已经四十年了, 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意识到 19 世纪艺术研究和展览的缺失的呢?

霍吉淑: 这是个好问题, 我感觉是在 2017 年大英博物馆的何鸿卿爵士中国与南亚展厅重新开张的时候吧。重新装修和布置的中国厅, 涵盖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当代的故事。在我们策展的时候, 我发现要想讲述关于 19 世纪的、有趣的、又跟贸易无关的故事真的很难, 因为大英博物馆大部分 19 世纪的藏品都是跟当时的贸易有关的藏品。事实上总的来说, 整个大英博物馆的馆藏都更加侧重于更早的时期, 不仅仅是中国分部有这个现象, 那个时期世界各地的艺术故事都被忽略了。

另外, 我们在 2018 年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编写了一本关于博物馆里中国藏品的书, 叫做《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 英国大英博物馆卷》, 我们也是写到 18 世纪就结束了, 这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当然我觉得那本书写到 18 世纪结束是个很好的决定, 因为我们馆藏最好的藏品就是 18 世纪及之前的物品, 但这确实让我产生了“我们应该为 19 世纪做什么”的想法。

我现在觉得这个想法出现得非常及时, 2019 年刚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知道之后会发生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全球性事件, 而我们所研究的议题, 艰难时

局下人们的创造力和韧劲, 恰巧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每个人的共鸣。

Tatler: 发掘诞生于糟糕时局的美好,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展览的两个关键词是“创造力”和“韧劲”, 我很喜欢, 你是怎么想到这两个关键词的呢?

霍吉淑: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两个词完美概括了整个展览。

显然, 我们一直很关注创造力, 创造力是一切博物馆、美术馆都会关注的核心。但因为时代关系, 这次展览的关键词一定要增加“韧劲”。我举个例子: 那些可能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艺术家的, 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其他城市, 然后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创立新的绘画方式和技巧, 最终吸引到新的顾客群, 这其中定有一股非凡的坚韧精神, 一种遭遇巨大变故之后重新开始的坚韧。

但很多新的东西正是从变故中诞生的, 上海学校、现代印刷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插图杂志, 所有这些都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我认为, “创造力”和“韧劲”恰到好处地总结了我想呈现的观察 19 世纪的角度。当然, 你也可以策划一场完全不同的展览, 关注当时的战争、政治或帝国主义等等, 但对我来说, 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展品所展现的人的维度: 个人如何应对艰难时局, 我们如何在黑暗的时代坚持寻找美和创造力。

我原本计划为了这个展览 2020 年 3 月去中国一趟, 安排行程的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了。我记得当时我女儿说: “我觉得你去不了。”我说: “别担心, 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然后一切都变了。所以, 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非常及时, 我们需要去审视和思考, 糟糕的情况下能够产生什么好的东西, 我们要真正



画家任熊自画像。画面上的文字: “莽乾坤, 眼前何物? 翻笑侧身长系, 觉甚事, 纷纷攀倚? 此则谈何容易! 试说豪华, 金、张、许、史, 到如今能几? 还可惜, 镜换青蛾, 尘掩白头, 一样奔驰无计。更误人, 可怜青史, 一字何曾轻记! 公子凭虚, 先生希有, 总难为知己。且放歌起舞, 当途慢慢颓气。算少年, 原非是想, 聊写古来陈例。谁是愚蒙? 谁为贤哲? 我也全无意。但恍然一瞬, 茫茫淼无涯矣! 右调十二时, 渭长任熊倚声。”



去关注这些好的东西,尝试去了解它们诞生时的艰难环境。很显然,19 世纪的创伤至今仍在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我希望这场展览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看到这些创意惊人的艺术家、制作服装的女性、绘画、玻璃、景泰蓝等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苦难。

我们不能因为巨大的苦难就忽视 19 世纪的这些美好的东西,这场展览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多了解一点有关 19 世纪的事,对它们产生兴趣。为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展览只是一个引子,以前没有这样的展览,但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展览。

Tatler: *你觉得这个展览对于 19 世纪中国的表达,除了主题本身,还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霍吉淑: 其实 19 世纪有很多东西通过黑白照片被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们过往印象中的 19 世纪几乎都是黑白的,但当你来到这个展览看到这些美丽的、五彩缤纷的服装和绘画时,它们会给你带来另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北京的胡同给我的感觉。北京的胡同是灰色调的,但如果你走进某个四合院,它向你敞开大门后,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丰富多彩的颜色,非常美丽。19 世纪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这样,大部分时候是灰色的,但打开几扇门、往门后张望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色彩。我们的想法就是让人们窥见一点这种生命力和色彩。

但是也要知道,任何展览都不可能呈现一个宏大故事的全貌——这次我们有一个大房间,里面摆着 300 件东西,而我们要谈论的是一段超过 100 年的时光、4 亿人口的历史,所以展览不可能呈现每一个人的故事或当时的全部情况,展览是一种叙事,它为

观众选择了一条了解 19 世纪的路径。

Tatler: *对我而言,这个展览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用具体的一个个人物来成为叙事线索,串联起 300 件物品,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霍吉淑: 这正好可以引出我们的另外一个研究项目,也跟这个展览关系密切,我们集结来自 14 个国家 100 名学者的力量,写了一份中国 19 世纪的“名人录”。

说到 19 世纪的英国,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维多利亚女王、科学家达尔文、文学家狄更斯和护士南丁格尔,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如果你问大多数英国人有关 19 世纪中国的名人,他们可能知道慈禧太后,但除此之外,他们很可能一个人都说不出来。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也许知道几个 19 世纪的中国皇帝,但他们一定不会知道 19 世纪中国的政治家、作家、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等等。于是我们想,一个好办法是写一本书,于是就有了《现代中国缔造者》(Creators of Modern China)。这本书中有 100 个 19 世纪的中国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们集合了 100 位学者为他们写故事,每个故事 1000 字左右。

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决定也用这本书里的人物为线索,让这些人活过来,然后把这些人的故事融入到展览中。所以,这个展览的内容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有宫廷里的人、军队里的人、精英画家、城市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及改革者和革命家。

我们最后从这个研究项目里精选了一些人物来代表不同领域,比如宫廷部分的代表人物是慈禧太后,军队的部分我们挑选了一位旗人作为代表,艺术家的部分我们选择了任熊,城市居民的部分我们呈现了一位年

长的李女士,就是出现在海报上的那位,接下来一个国际交流部分我们有一位商人,最后的改革者革命家部分我们选择了革命家、女权运动家、诗人秋瑾作为代表。

Tatler: *为什么最后这个展览选择了那幅李女士的肖像照作为海报的画面,而不是其他人物?*

霍吉淑: 她有点老年家庭主妇的感觉。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知道她是谁,只不过她有一幅非常具有现代风格的肖像。她的脸部非常像相机拍出来的,看起来很像照片,但其实是一幅画。她穿着传统服饰,直视着你。我们很喜欢这张画像,因为它呈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的鲜活形象。很少有上了年纪的女性作为广告形象出现,要不然就是模特爱丽丝·冯(Alice Fung)那样的人,她们把老年女性呈现得很时尚。但看到这样一位自然魅力的老妇人出现在海报上,会让你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震惊的感觉。而且这张海报的尺寸和丽塔(Rita)等流行歌星的海报一样大,这非常令人震惊——我是说好的那种震惊。

李女士的这幅画像大概是在我们 2018 年去加拿大的时候看到的,也被借给过克拉斯·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的“中国面孔”展览(Faces from China),那场展览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们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看到了那些画作,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暴发,Chantal 基金会组织了那场活动,我们得以欣赏到了那些画作。

Tatler: *就你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或者说觉得最有意思的展品,是哪些?*

霍吉淑: 文元把很多作品都打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俩为你们展示一些吧。

第一件是这件慈禧太后的长袍, 它非常特别, 太前卫了。它用了当时最新潮的紫色染料, 这是一种 19 世纪后期才首次在欧洲出现的染料颜色。这件衣服的主要图案是一只俯冲的凤凰, 也许有一些日本设计的影响, 袍子的长度是满族的风格, 但袖子更宽, 是汉族的风格。此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衣服上面有很多牡丹、长寿老人等传统的汉族图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国际化的长袍, 我想, 大家能从中感受到慈禧太后的一些性格特征。

这是一幅很精彩的画作, 来自画家任熊, 属于私人借展。画作中的人物是文学家姚燮的一位妻子。显然, 在当时, 成功的中国男人可以有多个妻子。这位便是其中之一。她非常漂亮, 画家应该是在姚燮家里认识她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 因为它是一幅非常温柔的女人肖像画, 在秋天的景色中,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只知道她是他的妻子之一。关于女性的故事在整个展览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她们可能一直被遮蔽在历史的阴影之中。清朝有 4 亿人口, 其中可能有 2 亿是女性。但是, 大多数妇女只是因为丈夫、父亲或者儿子的成功才为人所知, 而非自己的所为。因此, 我们试图在展览中展示更多女性的故事。

这是一件蓑衣斗笠, 一件非凡的历史物件, 它的制作者可能是一位渔夫, 或者某位道路清洁工, 甚至可能是一名马车夫, 在当时很低贱的职业。然而它被大英当作重要馆藏保留至今, 今天看来如王者般庄严。它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就像皇冠上的明珠, 大英的管理员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并进行了加湿塑形, 看起来非常漂亮。

Tatler: 对于这件藏品, 我还想多问几个问题。既然它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它的存在的呢?

霍吉淑: 我知道我们大概有四件这样的藏品, 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制成。但我只是知道它们在那里, 直到我和文元去了仓库, 我才开始真正仔细观察它。因为这种日常用具以前被归类为民族学藏品, 而非艺术收藏品。大英博物馆曾经在内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馆中之馆, 叫做“民俗博物馆”, 后来 1997 年大英图书馆搬出了大英博物馆, 有了自己的独立馆址。这些藏品就又被送回布卢姆斯堡了。于是, 作为这一大型藏品转移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许多日常物品。

Tatler: 在你看来, 这件蓑衣是创造力的体现还是韧劲的体现, 还是两者都有?

霍吉淑: 绝对是两者都有。

因为制作这样一件蓑衣的想法富有创意, 很了不起。这样的衣服在中国已经拥有数百年的制作历史。这些衣服有些是用稻草做的, 有些是用椰子纤维做的, 有些是用棕榈叶做的, 这取决于它们的产地, 一切材料都来自当地。如果你仔细研究它的制作过程, 你会发现非常复杂, 而且它的双层设计非常巧妙, 雨水会从上面的斗篷流下, 而里面的斗篷则能让你保持温暖和干燥。用同样的材料制作出来的双肩包也相当坚固。我们只需要用新的编织彩纸修复肩带的顶部, 其余部分完好无损。还有这顶帽子, 它有独特的编织方式, 外部坚固, 里面却有一个很软的帽顶, 所以你把帽子戴在头上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舒服。这是一门非常了不起且充满智慧

的手艺, 然而它的主人可能只是一个非常贫穷、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的, 通常被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人。

这件童装是给五六岁的小朋友穿的, 是一条中式的开衩裤, 非常具有传统特色, 它的这种拼布的设计元素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你可以想象怎样的一位母亲,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保护, 将这些布料缝合在一起。19 世纪的时候, 人们还给它镶上了丝带。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商店购买这些丝带, 或者自己制作丝带。可以说是一种手工艺品的商业化。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我觉得它很漂亮。即使是今天, 我也很乐意看到孩子们穿这样的衣服, 非常漂亮。

我们为这次的展览专门收购了一些藏品, 就包括这件童装。我们与一位纺织专家合作, 她同时也是一名收藏家, 常住香港和伦敦两地。我们还与另外两位在美国的纺织专家合作, 我们也从中国专家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购买馆藏的工作是众人努力的结晶。

这是一个女子杂技团, 这是 1873 年的新年印刷品。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可能从未发生过, 但在艺术家的想象中, 这就是完美的表演者组合。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有音乐家、杂技演员、荡秋千的人等等。然后你再看他们的服装, 我们会将这些服装在展览中进行展出。于是我们努力将这些印刷品变得具象化。

这件非常可爱的红色长袍, 它有一个不寻常的黑白边框, 上面画着蒸汽船。这是当时一种新的交通方式, 你会在上海附近的水道和主要河流沿岸、沿海地区和河流沿岸看



霍吉淑和辛文元一起通过视频给 Tatler 编辑一一展示各个展品的图像

到。有趣的是, 这种新物种很快就在女性时装设计中出现, 就像今天一样, 各种生活中的新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时尚。我们以为这是 21 世纪独有的现象, 但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人们就在这样做了。

这是一幅中国画家画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这是一件非常可爱的瓷器, 上面有粉红色、黄色和蓝色。人们常说, 19 世纪的中国瓷器有点无聊, 但实际上, 我们挑选出了一些非常美丽和独特的设计, 将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的瓷器。

这里还有一组非常可爱的册页, 是一名官员做的。他在浙江省指挥军事演习。还有康有为作于 1914 年回顾变法时心境的书法作品。我们总共看了大约 3000 件藏品, 最后精简到 300 件。

Tatler: 300 件展品, 一共来自多少个借展机构和个人?

霍吉淑: 来自 30 个不同的借出单位, 其中有 11 位私人藏家。

Tatler: 我想问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 如果你带一位英国朋友来看展, 你要指出一件在整个展览中很容易被忽视, 但你认为不应该被忽视的展品。你会选择哪一件?

霍吉淑: 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 那个时候妇女的接发。事实上, 满族和汉族妇女都有很多特别的发型, 他们会戴上额外的发髻, 有些形状像香蕉, 有些则像茶壶, 这些都是额外添加的小点缀。我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种发型。我见过它们的图片, 但是当我来到位于英国西南海岸艾克塞特的一家小型博物馆看到实物时, 我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她们还有这种小小的, 像发廊里的假发那样的头发扩展, 我们觉得这非常现代, 金·卡戴珊就曾经这么干过。但实际上, 这些头发扩展来自 19 世纪, 它们非常非常珍贵,

因为你可以想象, 它们的寿命是如此短暂, 人们通常不会珍惜和保存这些东西, 但是它们真的很特别。

接发旁边是一对小耳套, 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 人们会戴上这些小耳套来保暖。耳套上有个小小的开口, 可以轻易地套在你的耳朵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这上面有一个男人戴着这样的耳套给耳朵保暖。这就是我会提醒参观者留意的两件小型展品, 大家平时可能不太会观察到, 很多小配饰都非常有趣。

Tatler: 如果是一名《尚流 Tatler》的中国读者来参观这次的展览, 还是请你推荐一样可能不太被留意的物件, 你又会选择哪一件呢?

霍吉淑: 我想我会选择科举试卷, 因为它标志着新型大学的成立, 例如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 也意味着旧考试制度的终结。我们这次为观众展示可能是中国最后一张科举考试的试卷。我觉得中国观众可能会从这张试卷上想到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前,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只有通过科举考试, 然后获得一个公务员的职位。但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 新型大学开始建立, 机会变得越来越多, 教育系统从此彻底改变。

Tatler: 有什么让您感到特别遗憾的吗? 比如说, 也许有些物品你非常想在展览中展出, 但最终未能达成的?

霍吉淑: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遗憾, 由于刚好碰上新冠疫情, 一些物品无法从中国借过来, 比如我们书里有一些非常漂亮的绘画, 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浙江博物馆, 虽然它们都非常乐意借出, 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促成这一切。如果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我们是可以借到的, 不过我们非常幸运地最后从一位私人藏家那里借到了类似的画作。所以这次机会难得, 许多来

自私人收藏的东西大家以后未必再有机会观赏。但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三家博物馆在研究和建议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 未能成功合作是我最大的遗憾。

Tatler: 在展陈方面, 你们花心思最多的是哪些展品的呈现?

辛文元: 我们这次从私人藏家那里借了许多服装和织物, 并且与以往大为不同。在这些服装的展展方式上, 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 T-bar 方式陈设, 这是许多博物馆会采用的方式, 这样你可以仔细地欣赏它的外形、图案和编织的技术。但是这次我们尝试创造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 我们让人台模特穿上这些衣服, 仿佛他们真的走在街上, 或者呆在宫殿里。要给模特穿上这些衣服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必须考虑他们当时的着装方式。在 19 世纪, 人们会穿上一层又层的衣服, 但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衬垫来实现。这时你就需要考虑, 衬垫在服装下面的正确位置, 以及将发髻戴在模特头上的正确方式。你可以想象一下 19 世纪的女人, 她们的发型都非常复杂, 而且体积庞大, 有很多接发。因此, 如何在正确的位置放置发髻, 向人们展示正确的形象, 这套服装是如何着装的, 这一切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但同时也非常有趣。

我想其中一个可能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盔甲。这是一件丝质盔甲, 上面镶嵌着金属铆钉, 还有绣龙图案, 还有一个漂亮的头盔。那个和我们的专家一起给人台模型穿衣服的人, 在这里差不多待了五天。除了要吧衬垫放在正确的位置是件棘手的工作, 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比如衣领也不容易处理。我们有很多 19 世纪妇女穿在外套上的领子, 我们将这些领子一一缝在一块板子上, 纺织品修复师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领子。而一些大件物品, 比如悬挂的京剧道具, 需要六个人才能放置好。还有来自白金汉宫的花瓶, 高达两米。这些花瓶的放置也需要大约五到六个人才能完成。这是一个非

常庞大的工程。参观者可能无法想象, 这些布展工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霍吉淑: 前面提到我们有六个具体人物作为展览六个章节的代表人物, 我们和伦敦时装学院以及尼森·理查兹设计工作室(Nissen Richards) 一起, 通过影子和声音, 把每个人物变得栩栩如生。例如, 你去看展览的时候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人物形象的轮廓, 我们呈现的是一位穿着伦敦时装学院学生设计的服装的女性。你会听到她的声音从上方传来。慈禧太后曾把自己和维多利亚女王进行比较, 我们选择了这段话作为她的名言。那段话大意是“我的生活比维多利亚女王更有趣, 我掌管着 4 亿人, 一切都由我独自裁决”。(原文: 予乃最聪明之人。常闻人言英女王维多利亚事, 彼于世界关系, 殆不及予之半。予事业尚未告成, 亦无有能逆料者, 或尚有可使外人震惊之事, 或尚有迥异于前事者, 均未可知。英为世界强国, 然亦非维多利亚一人之力。英多贤才, 各事皆由巴力门议定, 彼惟画诺已。我国大事, 皆予独裁。)这两位女性处于相似的地位。慈禧是摄政王而不是统治者, 维多利亚女王本身就是女王。这两位女性都对对方有所了解。她们都是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权力, 很不同寻常。这两位女强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实际上非常有助于那些可能对慈禧知之甚少的公众了解这个 19 世纪的故事。

然后军队的部分, 我们挑选了一位旗人。展览中我们用一位年轻男性人物来展示旗人的服装, 但你不会看到这个年轻男性的具体模样, 你只能看到他的影子。也就是说, 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存在, 但他们又不会有过强的存在感。他们给你的感觉就像是在展览中和你一起,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历史。

秋瑾, 我们也准备了她的声音。还有一件很令人惊奇的事。我们与伦敦华人爱乐合唱团进行了合作, 他们 50 位成员合唱了秋瑾写的歌, 你可以在展览上听到, 真的很动听。

Tatler: 在所有这些出现在展览中的人物当中, 你对哪一位印象最深刻?

霍吉淑: 我觉得很难只选一个,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优点让人印象深刻。我个人非常喜欢海报上那位李夫人, 因为我觉得她代表着所有普通人, 还有世界上所有的祖母、外祖母, 所有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足以让人们记住他们, 除了他们的家人。我认为纪念这种心地善良但并不起眼的女性, 是非常有意义的做法, 她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变得如此有名。世界上肯定有难以数计这样的平凡人, 他们深受家人的爱戴, 但是他们死后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所以, 在我眼里, 她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不仅仅是中国人, 也包括世界各地, 所有被深受他们家人爱戴。但死后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因此她会是我的首要人选。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对慈禧太后和她的生存本能, 以及她是如何定位自己的非常着迷和感兴趣。还有秋瑾, 这位女权主义者和诗人, 她的一生非常精彩, 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句, 我认为这非常有趣、动人且具有现实意义。她说, 如果你想要发起一场革命, 你必须先从家庭开始, 如果你想要改变, 必须先在家中改变, 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她非常有勇气, 但她也并非完美无缺。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把孩子留在家中看管, 这对孩子们来说肯定是非常糟糕的经历, 所以, 人无完人。

Tatler: 从你开始这个研究项目到今天展览马上开幕的这一刻, 当你闭上眼睛回忆过去时, 你能立即想到哪些最难忘的时刻?

霍吉淑: 马上想到的话就是书籍的完成, 尤其是《现代中国缔造者》这本书。它能够顺利面世, 并且让许多除了我们之外的人, 通过它对 19 世纪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让我真的非常高兴。

这本书是一百位不同的创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虽然每篇论文只有一千字左右, 但是你能从中真正了解到 19 世纪的生活, 无论是文元笔下的女商人、我笔下的海盗还是朱莉娅笔下的考古学家, 这些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状态的描写。这本书顺利面世, 是目前最让我激动的事情。在疫情封锁期间,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 让 14 个不同国家的人协同合作, 促成它的诞生。

至于展览的部分, 我觉得最令我难忘的是跟伦敦时装学院一起制作的那六个人物的影子, 将那个时期的人们复活。

Tatler: 我也想问文元同样的问题, 就你个人而言, 最难忘和最绝望的时刻是什么?

文元: 通过这个项目, 我发现了许多 19 世纪女性的精彩故事,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女性通常是沉默的。你无法听到她们真实的叙述。但是这个项目, 因为它和我们的时代距离较近, 所以可用的材料很多, 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她们的生活, 从太后到艺术家, 从妓女到女工, 从女学生到革命者, 都有所涉及。而进入 19 世纪以后, 女性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地响亮, 你可以在剧院、茶馆等公共空间中看到她们的身影, 你可以在学校看到她们接受教育。这确实是我在这个项目中经历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霍吉淑: 文元在《Arts of Asia》艺术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里中就有写到这些。

文元: 是的。我写了她们的故事, 然后被杂志刊登了, 我在这篇文章里讨论了 19 世纪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情况。这篇文章叫做《晚清公共空间中的女性》From courtesans to female students: women in public in the late Qing China, 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时尚资料, 内容涵盖了她们的言谈举止, 包括她们如何消磨时间。然后我们也研究了女工的生活, 她们第一次进入工厂工作, 可



缎面团龙纹甲冑。从保存下来的字条中可知,这件甲冑采购于广州小市大街泗盛老店,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George C. Stone 遗赠

能是一家丝绸工厂或者餐厅,然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讨要薪酬,许多关于女性的有趣故事。

霍吉淑:这是《Arts of Asia》的大英博物馆特刊,我们一共为本特刊撰写了五篇文章。

Tatler: 是否因为你们两位都是女性,所以这本书里有大量的女性故事?

霍吉淑:哈哈,书里更多还是男性角色,包括皇帝和太子、满洲八旗士兵、绿营士兵、男性艺术家和商人、李鸿章、康有为等男性角色的精彩故事。整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关于男性,三分之一是关于女性。

Tatler:*Jessica, 你的上一个大型展览是关于中国明朝的,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鼎盛时期之一,现在这个展览是关于中国的至暗时刻的,对两个展览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霍吉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策划的“明:盛世皇朝 50 年”展览,展示的是 15 世纪早期的明朝。展览内容有当时的北京建筑,郑和下西洋等,讲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筹备展览时我们有遇到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很难去细致描绘那一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的老馆长 Neil MacGregor 当时就很希望我们能讲明明朝的普通人,但事实上,这个要求很难实现,因为可选素材不够。而我们在策划现在这个 19 世纪的清朝展时,遇到的难题就变成了,可选的素材太多了,不知道应该选哪些。可能两场展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地点没变,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变了。

Tatler: *在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时,作为一名外国人会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霍吉淑:我很幸运,我不是在孤军奋战,我的同伴除了文元,还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所以这个展览不是在讲述霍吉淑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我只是这场展览的发言人,我的背后是一整个团队,且他们的背景各异。

身为一名外国人,我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时,会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同时,我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思想观念,看待事物之间联系的视角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外国历史、生活以及文化素材时,人人都有独特的见解。我很荣幸能够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品乃至思想观念融汇在一起,并把它们展示出来。当然,这场展也会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想说,它只是历史的一种呈现形式而不是唯一的一种呈现形式。换句话说,这是其中一条路而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我觉得重要的是,人们需要认识到,就像是你写了一本小说,它描述了某个主题,遵守了一系列规范。不会有人就此认为,往后其他小说就不能再写这个主题了。我觉得,我们看待一场展览的方式也应该如此,知道这个展览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来策划的,随后它变成了一个大型聚合物,然后它会接受公众审视,它就再次回到了更个人化的状态。

我觉得策展人跟电影导演、作家或者雕塑家差不多。你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了一些东西,其他人也可以做一些跟你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些各异的群体、观念和思维由此会互相碰撞,就会带给你一种乐趣。人们的策展方式或对某场展的看法可能会

截然不同。正如你所说,会存在一些国籍、地理或性别上的差别,但我希望这些见解和观点能和而不同,然后也许它会激励人们在未来继续做一些事情。

Tatler: *你既是研究员、学者,也是策展人。在你看来,策展人、电影导演和小说作家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人都在讲故事,你认为策展层面上的讲故事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霍吉淑:我认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多维的。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用多维这个词,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在策展时,我们可以引入声音、图片、视频、历史研究资料和其他形式的素材,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可以联结所有社会阶层的公共项目。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它有一种横跨不同群体的能力。这不是精英主义,也不是平民主义,它介于两者之间。跟小说或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策展人并不能真正控制资金的流向,很多电影导演就可以。所以,这个职位稍稍有些与众不同,因为你要和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工作。

Tatler: *你能具体说说都有哪些专业人士跟你一起合作完成了整个研究项目和展览吗?你认为对方真的很了不起,值得告诉大家的?*

霍吉淑:首先是 Sophie,她负责贷款谈判工作,我觉得她值得一个奥斯卡奖。如果有展览类奥斯卡奖的话,那她绝对够格拿一个,因为她确实付出了很多心力。文元也可以拿一个奥斯卡奖。她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翻译了八篇文章,处理成千上万张图片,以及其他很多很多事情。还有 Monique

“我 17 岁的时候决定学中文, 18 岁的时候真正开始学中文。我想我对中国最初的兴趣来自于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她是混血。”

Bullen 领导的文物保护团队, Monique 是一位有机物专家, 他们的工作最了不起。Sarah Choy, 她是装置策划者, 当然, 还有我们的媒体宣传部门的 Oscar, 负责公共项目的 Alice Kirk。

当然, 还有 Julia Lovell, 她是这两本书的联合编辑, 她是一位很棒的学者。

还有很多参与项目的中国学者, 比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山东大学, 北京清史研究所的学者们。

这个项目的一大优势在于, 我们的编书成员既有退休教授, 他们已经七八岁了, 职业生涯即将结束; 也有一些还没拿到学位的博士生, 年龄范围很广, 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人都有, 这也能给你提供另一种视角。

事实上, 和你聊天的时候, 我再次回想起了我们在策展期间的快乐回忆。谢谢你提出这些问题, 因为这真的让我们回顾并重温了这个项目中很多有趣的部分。

这个展览建立在两个大型研究项目的基础上, 同时还邀请了许多人合作, 现在看来参与整体工作的可能有来自 20 个国家的 400 个人为这次展览做出了贡献,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

最后, 赞助商也值得感谢, 比如霍氏家族基金会, 花旗银行, 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和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另外还有一些个人赞助者, Zhu Min, Whang Shang Ying, Ida Chow 等人。

Tatler: 身为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 总的来说, 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霍吉淑: 从本质上讲, 我们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中国文化了解中国,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此为目标。

在过去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 我们主要做的是中国画展、陶瓷展和书法展等, 比如我们做了很多明代陶瓷的外展。我们还曾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手, 举办了“瓷韵”展览。我们会举办很多临时展来帮助学生和公众了解中国。我们也会举办大量外展和讲座, 保养藏品, 购买藏品以增加馆藏藏品数量, 与来访的政要或前来参观博物馆的老老少少打交道。这份工作的内容很繁杂。

Tatler: 我很好奇你在职业生涯中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研究中国文化, 你最初的兴趣从何而起?

霍吉淑: 我 17 岁的时候决定学中文, 18 岁的时候真正开始学中文。我想我对中国最初的兴趣来自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她是混血。她的祖母是中国人, 漂亮又时尚。我是

在英国的农村长大的, 那一片很少出现来自其他国家的时髦人士。这位婆婆总是身着中国传统服装, 精心打扮去和她的朋友们打麻将, 时髦、可爱又有趣。我想也许是因为她, 我开始喜欢上中国, 并对中国的兴趣慢慢变深。

我喜欢中文, 也很喜欢中国的一些思想观念, 这些都是源于小时候的这一经历。但无论我们进入什么行业, 一开始都是需要一些机缘巧合和运气的, 我很荣幸能够师从 Jessica Orson, 开始我在博物馆的工作。虽然在博物馆的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 但我总是会说, 每隔三到五年, 我们就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有点好像换工作的新鲜感。我们很荣幸能够自主选择团队, 自主决定做什么项目, 从而能真正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有很多工作你做不到这一点。所以, 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幸运, 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幸运。但实际上, 我们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让任何想要研究它的人都能看到这些藏品。

Tatler: 在一步步深入了解中国的过程中, 你经历过哪些最难忘的时刻?

霍吉淑: 有太多美好的时刻了。比如说, 2017 年和女王一起为我们新的中国展馆揭幕绝对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高光时刻。那真是太棒了, 女王还收到一本由我编写的关于

中国历史的书, 我真的特别激动。

在中国的话, 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 比如第一次站在长城上, 第一次在泰山看日出, 第一次去海南的海滩游玩。我很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国, 要么是在今年年底展览结束后, 要么是明年年初。疫情过去后, 我打算一年去一到两次中国, 因为我真的很想念好吃的中国菜。

Tatler: 在你看来, 博物馆展览的下一步发展会是怎样的? 大英博物馆显然是全世界策展能力最强的博物馆之一, 如果展望未来, 大英的展览会变成什么样子?

霍吉淑: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正合时宜, 因为我正在思考大型展览的可持续性問題。我认为, 我们未来 10 年的挑战将是怎么找出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视角, 来吸引人, 它很可能与传统展览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非常兴奋。等我们完成这个 19 世纪展后, 我就会全身心地去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些真正创新的东西, 同时保持与真实事物的联结。我不认为展览以后会全变成数字展。这次的项目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得不从小照片或数码图像中挑选素材, 它真的教会了我们, 实物相当重要。照片和实物的颜色会略有不同, 形状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保持与实物的联结, 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博物馆将会考虑如何保持这种联结, 并使展览在未来可持续发展。

Tatler: 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 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出了一个大型展览, 当展览结束时, 每件展品被装箱送回别处, 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霍吉淑: 幸运的是, 我们将会在 6 月 8 日和 9 日开一个研讨会, 讨论另一本书的编撰工作。这本书将以材料为线索, 描述 19 世纪的艺术状况, 比如说书法、绘画、篆刻、陶瓷、物质材料等等, 这本书到 2024 年才能编撰完成。但你是对的, 很多时候, 我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派对散场后的空虚感。你知道, 如果你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或派对, 结束次日, 你会觉得生活有点过于枯燥了。但另一方面, 我们还有这本图录作为纪念, 它会让我们轻松地度过这段时期, 就像是在婚礼结束之后翻看婚礼照片之类的东西, 它会让我们梦回当时的那种快乐。然后我们就可以筹备下一个项目了, 下一个项目的存在很重要。这有点像, 当人们制作出来了一张大卖的音乐专辑后, 他们会继续制作下一张专辑, 然后再下一张。所以, 这有点像是给自己的创造力充电, 然后你会再去发电, 你可以享受充电的这个过程。

Tatler: 我还想问文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知道, 很多中国人想到 19 世纪会用屈辱一词来形容这一段历史。所以, 聚焦于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展览, 你个人认为, 它对于如今生活在中国, 但来到伦敦看到展

览的普通观众意义在哪里? 身为一名深入参与了这场策展活动的中国人,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辛文元: 身为策展人, 我在工作中会尽量不掺杂主观情绪。但你说得对, 我仍然认为这段时期是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 我觉得这种认知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但在这个展览中, 我们试图去讲述故事的另一面, 去看看个体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是怎么生活, 是如何幸存下来的。所以身为一名在中国长大成人的海外华人, 我觉得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是相当独特的。我在看这些材料时, 我很轻易地就能把自己现在的生活和 19 世纪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生活与他们一脉相承。他们 19 世纪时打麻将, 我也很喜欢打麻将, 他们在踢 19 世纪的“毽子”, 我小时候也经常踢毽子。在前面提到的《晚清公共空间中的女性》文章里面有一段描述, 城里, 午后, 人们驾着马车, 穿过福州路, 这对我来说, 是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的场景。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 我想把这一面的故事讲给中国人听。现在大英博物馆入驻了国内的很多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有小红书、微博、微信公众号, 专门面向那些不能亲身来伦敦看展的人, 我们可以借此把这些材料和故事分享给全世界。而且这个展览还有中文语音导览, 也就是说, 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裡, 就可以下载并收听讲解, 我们用了各种方式来展示这个大展。